

走过荒原

CROSS

水无骨，最终决定水命运的不是水本身，

而是来自于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铺天盖地，

你根本无法与它相抗衡，所以你只能首先遵循它的规律，

才可以利用它，驾驭它，否则只会被它一口吞噬。

陆亚芳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走过草原

CROSS

水无骨，最终决定水命运的不是水本身，
而是来自于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铺天盖地，
你根本无法与它相抗衡，所以你能首先遵循它的规律，
才可以利用它，驾驭它，否则只会被它一口吞噬。

陆亚芳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走过荒原 / 陆亚芳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449.7

ISBN 978-7-5378-3036-2

I. 走… II. 陆… III. 徐传化—传记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2859 号

走 过 荒 原

陆亚芳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杭州艺文报刊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787×1092 1/16 印数: 17.5 字数: 211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978-7-5378-3036-2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晚霞还未完全褪去，
一群蜻蜓在霞光里飞舞着。
传化又早早地坐镇在戏台上，
搂着他心爱的二胡，
握弓的那只手开始了来来回回的抽动，
台下的人头也开始变得济济起来。
老人被灯光映照得红彤彤的脸上，
渐渐添了几分得意和骄傲。
琴声苍凉，
可是怎么听起来都有一股喜庆的味道。

目 录

取了个女孩名字	1
战争与童年	5
做年	9
进城	13
牵手	17
乐土	21
一块竹园地	25
俱乐部主任	31
轮子	37
初露峥嵘	47
割离	63
另一种生活	71
无妄之灾	80

太阳照常升起	90
赌一把	99
祸兮 福兮	105
钱啊钱	108
氯化钠	115
柳暗花明	124
还是轮子	132
活佛的扇子	140
还我男儿名	150
伙伴	155
异国他乡	162
爱我所爱	183
艺术团团长	203
文化大篷车	217
好日子	232
 附:徐传化所讲的故事	 236
 后 记	 255

取了个女孩名字

连日来的淫雨，老天似乎也终于累了，觉得该喘口气了。那湿重的泥地却还被沉沉地压迫着，汪汪汤汤的到处都是水。太阳一出来，一个个水坑都变成了一面面明晃晃的镜子。每面镜子里都有一个因许久未得露面而越发变本加厉了的太阳。这样晴了三天。三天里太阳似乎每天都要剥去一件外套。到了农历六月初二那天，这老阳儿已经剥去了所有的伪装，赤裸裸地直逼着大地。那些坑坑洼洼里还未被烤干的水，接连不断地泛着一串串句号一样的小气泡。

徐家草舍门前被一片络麻、棉花和桑林包围得铁铁实实的，钻不进一丝儿风，白花花的阳光落在门前天井一样的道地里，晒起了一层暗绿色的苔泥。傍晚七点多，这太阳光才恋恋不舍地悻悻离去，却还是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竹园里几棵苦楝树上的知了叫声忽然暗哑了下去，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划破了那令人窒息的闷浊的空气。邻人们听见了，都知道徐家又添一丁。已过不惑之年的徐仁海终于又得一子，喜不自禁。自从大儿子传炳出世后，他一直盼着妻子能再给他生个儿子，这愿望一直到十二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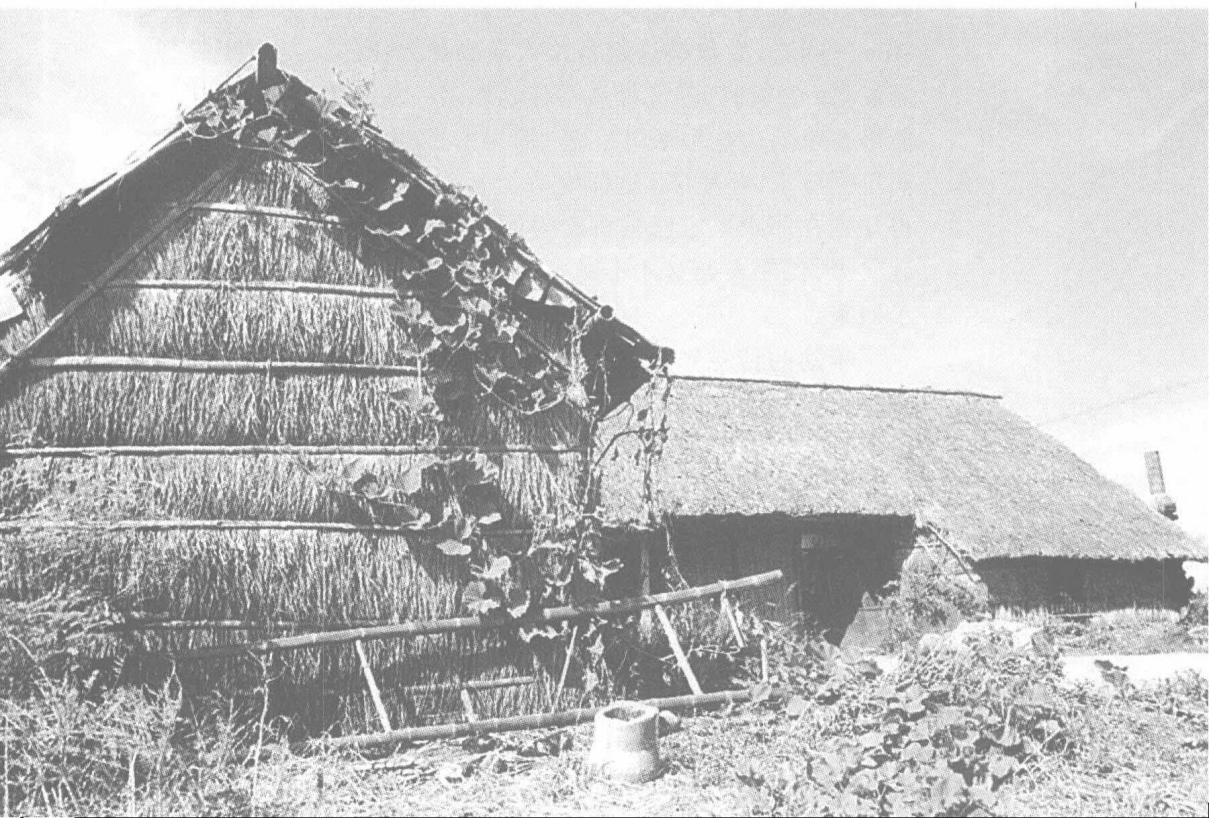
孩子躺在一个旧木盆里，白白胖胖的，长了一双细眼，做爹娘的越瞧越欢喜，容不得别人说那眼睛小，不好看，“眼睛小目光准着哩，那些瞪得跟桂圆似的才眼大无光呢！”

有关此儿降生时的情景,数十年之后有颇多传说。一说连日不断的暴雨忽因他的出世而骤止,一场一触即发的水灾也因此幸免;又说他刚生下来时徐家暗沉沉的草舍里突然闪过一道白光;或说有人看见舍门口有一白胡子老头一闪而过,须臾便听见了里面婴儿的啼哭声。但对于当时的徐仁海夫妇来说,他们还未敢奢望孩子将来能有怎样大的出息,在这兵荒马乱的乱世里,能将他顺顺当当地拉扯大,将来再能娶妻生子,落个儿孙满堂早已是心满意足了。孩子满月那天,夫妻俩便商量着给他取了个带“花”字的女孩名。这一带的沙地人坚信:女孩儿生来就是贱命,男儿取了女人名字,阎王小鬼都不会起眼,便于养。一排,又正好在“传”字辈上,遂取名为传花。

在萧山,徐是大姓。有关该姓的来源,县志记载:“徐姓,原籍河南开封,宋时迁至绍兴项里及下方桥村。约在明代,由下方桥迁来本县,定于长山乡的井亭徐村。后,其族人散居于附近之塘湾、浦滩徐等村,以及长河乡等地。”但徐仁海一家的祖籍不可能会在长山乡的井亭徐村,他们的宗祠在绍兴安昌,显然其祖是从安昌搬迁到萧山党湾乡来的,并且迁移过来的时间也不可能久远。

党湾位于萧山东片沙地区,约一百多年前,此处还是一片汪洋,为钱塘江流通道。后,流道变迁,先后经南大门、中小门、北大门一再北移后,这一片沙地才慢慢淤涨出来,逐渐形成。从民国三十年的萧山乡镇区域图上可以看到:其时的党湾南与绍兴县交界,东南亦与绍兴仅一江之隔,故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祖籍多是绍兴,方言、民风与周边绍兴人一脉相承。且迁徙过来的都是些有着各种各样迫不得已的原因逃难过来的穷苦人,或因战乱、瘟疫,或为逃壮丁和饥荒,拖儿带女地到这荒无人烟的野滩上找个栖身之地,搭个草棚或造间草舍,没日没夜地开荒种地,从此一代一代地繁衍了下来。

许是应了那名字的好处，传花自小无病无灾，糠菜、萝卜、麦粿也照样能将他喂养得壮壮实实。家里兄弟姐妹八人中，他排行第七，哥是老二，上面五个姐姐。家里孩子多，又没有地，只能靠租种地主家的土地维持生计，遇上年景不好，地上的收成连光是四十斤棉花的年租都交不够。个儿比自己女人还矮小的徐仁海于是又想方设法四处贩鱼苗，替人轧棉花、搯米、碾麦粿，以换来一升或半升米下锅。妻子亦没日没夜地守在布机前，吱吱呀呀地织个不停。尽管这样，日子还是过得十分艰难。一家人一年四季都只能吃些杂粮，遇上杂粮也断顿了，便以糠菜充饥。腊月里，雪下得尺把厚，徐仁海的堂侄过来串门，瞧见他们碗里的吃食都是白花花的，便羡慕道：“二姆，你们吃白米粥呀？”走近了一闻，却都是股辛辣的萝卜气味，原来为了省柴，每次做饭时，家里人都特意把萝卜剁成了这饭粒般大小。



身为男孩，比起几个姐姐妹妹来，传花还算幸运得多。四姐刚生下来还未足月，就被送进了育婴堂里。那是他母亲听了一个姑姑的劝，那姑姑说：“你把她养下来，会少织五十匹麻布都不够。”为了那五十多匹麻布，做父母的于是忍痛舍弃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这孩子从此是死是活再未可知。直到许多年后，老大传炳已经成了家，他妻子有一次生病了，晚上躺在床上梦见那孩子跟她哭诉，说是自己在育婴堂里被一户人家抱走，养至三岁时，因偷吃冷饭，被养母打了一记，正好打在要害上，死了。翌日，传炳妻子便将这梦告知婆婆，一家人都以为这孩子果真是死了，故意托梦给传炳妻子的，伤心流泪了一番，从此便也断绝了日后说不定还能再重逢的念想。

三姐十来岁时也被卖给了别人做童养媳。那男的要比她大好几岁，总是想方设法地虐待折磨她。下雨天里也硬逼着她出去放羊。雾雨溟濛的荒野地里，数里路内都见不到一个人影，雨点抽打在小女孩和羊身上，羊无比凄凉地咩——咩——叫着，女孩被这牲畜跟人般凄楚无比的哭叫声吓得瑟瑟发抖。吃饭时，养父母从不让她跟着一块儿上桌，每次都只能呆在水缸边吃个半饥半饱。那男的还经常冷不丁地往她饭碗里倒冷水，吐唾沫。这样生活了五六年，直到有一天二姑父得知她在那户人家已被折磨得面黄肌瘦不像人样，跑去告诉她父母，仁海夫妇这才不顾一切地把女儿从那户人家家中赎了回来。

年幼的传花知道家里人的这些苦难，所以从小就很懂事，懂得父母的艰辛和不易，懂得体谅他们的苦衷。

战争与童年

1937年,传花三岁。是年7月,抗战爆发。

11月,日机在萧山县境上空母鸡下蛋般地扔下了一串串炸弹。炸弹开花之处,屋毁人亡,满目疮痍,整个萧山县城一片凄惨。那日机却独独未在沿钱塘江一带的沙地上投下一枚炸弹,想来也觉此处太荒凉,不值一投。

未遭日本人轰炸的沙地却还是不得安宁。

那时候的沙地上草多,蚊子多,土匪也多,大大小小一伙伙多如牛毛。这里今天还是谈坤匪部在神气活现着,明天立即换了张长明手下的那伙儿,后天不定又换成次坞阿兴那一群。土匪们往往一进村子,便找保长替他们跟老百姓要粮要钱。这一伙儿刚刚像吸饱了血的蚊子,还未来得及从老百姓身上滚下来,另一股土匪又打过来争夺地盘。新的一进来,又照例得在老百姓头上割一茬子韭菜,并四处抓壮丁以扩充自己的兵力。大哥传炳已长得跟父母一般高大,为躲壮丁只得四处躲藏,天黑了也不敢回家。遇上土匪们突然在村子里或附近互相交起火来,一家人便得赶紧和村人们一起拖儿挈女地往外逃,晚上天黑了也不敢回家睡觉,就躲在野外露宿。离传花家不远有一条一两米宽的小水沟,沟底常年干涸,徐仁海夫妇经常带着儿女们躲到这儿过夜。他们将破席子胡乱往沟底里一铺,沟面上再罩一片草苫或盖一张芦帘,便睡了。



记忆中的那天早晨,传花被父亲唤醒时,地面上早已是一片灿烂的阳光。随后,还有些迷迷糊糊的他趴在了父亲的背上,他们从那条小水沟里爬出来时,父亲背上的脊椎骨深深硌疼了他,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丝睡意。于是他发现矮小的父亲正背着他往自家那间歪歪倒倒的箍桶舍走去。却还未等父亲前脚跨进舍门里,就有一颗子弹呼啸着穿过某堵舍壁,将灶上的一把瓷茶壶打得粉碎!

有一次传花还亲眼看见一名小商贩惊慌失措地朝他家跑来,隔了一两百米路远,一个土匪在他背后紧追不舍。那商贩走投无路了,闯进传花家里操起一把菜刀,欲与那土匪拼命。两人便扭成了一团,谁都意识到这菜刀若落入了对方的手里,自己准保没命了!年幼的传花目睹这场残酷的搏斗,吓得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幸亏后来父亲领着保长及时赶到了。

另一当时也在传花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的事件是:附近村子里有两个穷光棍,闻听“和平军”(亦是土匪部队)里的一个头目扬言:谁若能取得日本兵的脑袋,他就将自己的位子拱手让给此人,这两个除了铁钯别的什么也不会使的光棍于是异想天开,各自怀里揣上两把磨得雪亮亮的菜刀,找了条小船,于一个黑星夜往屯着日军部队的钱塘江彼岸划去。两天后的一个深夜里,竟然真的给他们带回了两颗血淋淋的日军哨兵的脑袋!据说这件事后来成了日军在余杭乔司大屠杀的导火索,日本人抓不到凶手,便恼怒地用机枪扫射了当地成百上千名无辜百姓,后来清理现场时,单是遇难人员的尸体就填了满满一池塘!那土匪头目倒也没有食言,见到两颗鬼子脑袋的第二天,即“让贤”于这二位。

乱世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尽管处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但童年留给传花的记

忆毕竟还是美好而又难忘的。贫瘠的沙土地上多棉麻、蚕桑、沟渠和瓜薯。传花常跟村里的一群孩子一起去摸螺蛳、踏河蚌、捉螃蟹、采桑葚、摘蛇杨梅、拔茅针(茅草还孕育在肚里的花蕊)……到那草长莺飞时节,孩子们纷纷得意地拿出自做的风筝,在旷野地里扯着长长的风筝线跑呵、跳呵、笑呵。每次总是传花的“蜈蚣”飞得最高最稳。孩子们比不过他,便都争着要他帮自己做。这使传花在村里那群年龄有比他大的、也有比他小的孩子中具有了小小的威信。

他们也玩一种叫“钉铜钱”的游戏,也许正因为眼睛小,传花目力极好,回回都总是他赢得最多。他们还捉来了癞蛤蟆,将剥得的皮做成胡琴,虽然拉起来很费力,声音叽叽咕咕的又低又涩,传花还是觉得十分过瘾,也许正是这些土胡琴,开始激发起他对艺术的热爱。

但自从能帮家里干点活儿后,家里人便不再允许他在外面贪玩。常常是他和伙伴们正玩得起劲,突然来个当头棒喝,把他吆回家去干活儿。每天都得搓两斤重的草绳,纺四两线,此外,还得帮哥哥一起在地上拔草,完成了,方能出去玩。

贪玩是孩子的本性,为了能尽快和那些小伙伴们呆在一起,传花总是争分夺秒起劲地干,不料好容易干完了,刚要飞跑出门,家里人又给他另派了活儿。仁海夫妇虽然非常疼爱这个小儿子,但在家教上对他也丝毫不含糊。哥哥传炳有时候比父母还严厉,传花只要被他瞪上一眼,便立即断了想要溜出去玩耍的念头,乖乖地跟在他后面一块儿上地头。再稍大一点,更懂事些了,便自然而然地脱离了那些小伙伴们的圈子,成天自觉地帮父母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干活。

这期间,徐家又搬了一次家。他们原先住着的离钱塘江不远。那一年江坍得特别厉害,一昼夜便可坍进300余米。数百米路外都可听见岸边的泥块呱呱哒哒塌入水里的声音。少不得有几户人家半夜睡梦里毫无设防地随了那草舍



一起入了江潮口中。一时之间,沿江一带的人都纷纷传说有“坍江鬼”在兴风作浪。为保家园,村子里二十来个吃素念佛的老太太一起聚在一个竹园里拼命地念经,企图以她们的虔诚感动菩萨和“坍江鬼”。竹园底下的竹鞭都盘根错节着,照理一时坍不下去,不料一整个竹园连同那二十来个老太太也都哗啦一下全被那浪潮一口吞了!眼看江就要坍到自家舍背后了,仁海夫妇连夜率着儿女们逃往另一个离江有十来里路远的村子。

搬了家,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家里重新租了几亩地,种了一大块雪瓜。熟时,老远就能闻到瓜香味儿,惹得那些过路人都馋涎欲滴。为防偷瓜,徐家在瓜地四周圈起了篱笆。晚上又让11岁的传花留在地里看守。

黑星夜里,传花一个人寂寞地守在瓜棚里无聊至极,便捉了许多萤火虫一个个地往玻璃瓶子里灌,邻村一个比他大七八岁的后生摸黑过来了,说是来陪陪他,给他讲些鬼故事。讲着讲着,忽见传花猛地站起身来,一边沿着篱笆跑,一边大声喊道:“有贼!有偷瓜贼!”果然有两个跟那后生差不多高的黑影匆匆从篱笆底下钻出来,仓皇逃走。后来证明这三个人果然是串通好了的,一个用传花最喜欢听的鬼故事把他给稳住,另两个则放心大胆地钻入篱笆内做他们想做的事。事后三人怎么也想不通他们精心设计的这套偷瓜方案,怎会被这个看起来憨乎乎的、年纪也要比他们小得多的小孩识破。他们自然不会想到传花只是使了个笨办法:在那篱笆上设了个机关,放了几只破面盆,又在那面盆上拴一根草绳,一旦有人从篱笆底下钻进去不小心碰着了草绳,那些破面盆即会摔到地上提醒他。

传花没有将这个机关告诉过任何人。

做 年

有关“做年”这个词的含义，我曾经询问过徐传化先生，满口方言的徐先生的解释使我理解为是给人做短工的意思。

话说传花十岁左右，传炳妻子进了门。这嫂子是个“上船会摇、落船会挑”的女中豪杰，不但精明能干，而且十分要强，做事风风火火。仁海夫妇和传炳都忠厚老实，新媳妇一进门就掌握了家中大权。尤其难得的是嫂子还颇具经营头脑，她不满足于像别的女子那样成天靠纺织、绣花赚两个小钱贴补家用，而是用私房钱置了台轧麦机，专门给人碾麦粳收取加工费，还养了大批鸡鸭。许多年后，传化在回忆这位嫂子的時候，还颇为感慨道：“要不是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不可能会有今天；如果她现在还在，也一定是个做生意的料子。”可见嫂子这种要强、勤劳、节俭的性格和有别于常人的经营意识对少年徐传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传炳妻子的操持下，家境日益好转。但这位嫂子的性子十分暴躁，对自己的儿女和小叔子都极为严厉和苛刻，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天翻地覆，使得这个有着十来口人的大家庭渐渐不和睦起来。仁海夫妇疼怜小儿子，怕他留在家吃虧，便流着眼泪对儿子说：“阿花啊，你大嫂这样子……你还是跟着你大姐夫去西兴自己寻活路吧！”

十四岁的传花遂跟着大姐夫来到了离家六七十里路远

的西兴,开始替人做年。那时还没有宁围这个地名,宁牧、宁新还几乎是块荒滩,宁北尚处在钱塘江的一片汪洋之中。这一带的沙地因成陆时间较党湾、靖江那边的东沙要晚一些,多半还未成为熟地,故又叫草荡。草荡上当时有个叫高明炎,人称炎江司。“江司”最初是沿江一带的老百姓对治江人的尊称,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工程师之类的。后来渐渐演变为对那些拥有土地较丰的拓荒者的敬称。这些草荡地主最初无一不是凭着自己的勤劳、坚韧和节俭白手起家的,其创业过程简直就是一部血汗史,然而土改期间都无一例外地被列为富农和地主之类,遭受颇多艰辛和折磨。大姐夫便是跟这位炎江司租种了二十亩土地,一到收获季节,其中十亩可以免租,另十亩的收成得全归东家,这叫分种。

传花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许多年后,自己竟会与这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炎江司的儿子成为儿女亲家。

他白天跟着大姐夫一起在那二十亩分种地上拔草、耕种,晚上吃住在大姐夫家。大姐夫烟酒不沾,一餐却能吃四大碗米饭,担水没有扁担,便将满满两大桶水用左右手一拎,踏踏踏飞也似的奔回了家。用独轮车推油饼,别人顶多只能推四桶,他却能推六桶,并且还能在尺把宽的田塍上时不时地露上一手,以显示其技艺的高超。

大姐夫早年妻子不育,领养了一个男孩,比传花小一岁,取名正友。舅甥俩晚上睡一块儿。每日一大早,天还未亮透,大姐夫先起来,门轴“咔——”地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把睡在门口的两个少年都从睡梦里惊醒过来,随即又听见大姐夫一声喝:“起来!”

凌晨四五点钟,正是最想睡的时候,舅甥俩却不得不揉着睡眼瞌 懵懂地起来了。正友烧早饭,传花磨茅刀、铁钯。那正友面黄肌瘦,长得跟猢猻似的,与高高大大的传花虽只相差了一岁,却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姐夫本就对他没好性子,

自从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后，更是对他动辄就拳脚相加，正友身上的乌青总是不断。有一次已是傍晚时分，传花在前面拔草，忽然听见背后“哟哟哇——”一声惨叫，扭过头去只见大姐夫正将正友摁倒在麦地里把他往死里打。原来大姐夫一早有事出去，临走时命令过正友在他回来前将亩把地的草都拔干净。正友难得有个不受管制的时候，便胡乱拔掉了一些长草，跑到水沟里去捉螃蟹了。傍晚大姐夫返回，过来一检查，顿被气得肺炸。

传花跑过去时，正友那两条腿早已被打得肿起来了，红、黄、青、紫等颜色都有。晚上，传花含着眼泪替正友揉擦那些被打伤的部位。虽说挨打的不是自己，但每次看到正友被打，传花心里都恨透了大姐夫，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想方设法待正友好一些，让他尽量少挨些打。回党湾老家便成了他最盼望的事，遇上大姐夫高兴的时候，他可以把正友带走。从西兴到党湾，尽管光是在路上徒步来去就得花整整一天时间，但他可以让正友远离大姐夫的拳脚和喝骂声，到了自己家里还可以让母亲设法给他做点好吃的。

两个少年正是猛长身子的时候，特别能吃。正友在养父虎视眈眈的目光下每次都只能吃个半饱。传花也尽量抑制着食欲，虽说姐夫对他这个小舅子，还不敢像对待正友那样粗暴，但一碗饭吃完了，想想自己刚才又在田塍上推翻了车，便不好意思再去锅里添。少年传花个儿虽已长得跟大人一般高大，但毕竟还只有十四五岁，干活自然没有成人老练，在田塍上推独轮车时，老是翻车，把边上的麦苗都压倒一大片，有一次还压坏了路边的一间箍桶舍。那独木桥在姐夫脚下稳稳的，可是轮到他跟正友两个走上去就晃得特别厉害，腿肚子一哆嗦，两人就一起掉下去了。每逢这种倒霉的时候，大姐夫总会朝他瞪一眼，骂一句：“枉长白大！”

那天吃中饭，未见正友从地上回来，一直到傍晚，也未找